

安雅堂文集

安雅堂文集卷之二 目次

先太僕畫像記

重修秦州城垣記

新建地歲庵記

懷德祠記

息嘉筭酒記

承德郎章叅軍傳

竹尊者傳

報錢湘靈書

約友人九日登高啓

震澤董公暨元配趙夫人繼室孫孺人合葬

墓誌銘

勅封孺人郭母王太夫人墓誌銘

陸際明先生墓誌銘

待贈文林郎彥陞王公墓誌銘

翁芳菴封君墓表

讀范恭惠公傳題辭

題王西樵書金剛諸品經後

題真元禮詩刻後

題林鐵崖馬仇沙畫卷

題沈無田畫扇跋

題上祥書帖後

擁劍

身劍

慈子

祭杜少陵草堂文

祭忠愍楊耕山先生文

為秦州地震壓死士民懺佛文

祭秦山川社稷文

秦州祈雨文

冬

又

題杜子美秦州流寓詩石刻後

且閒堂記

雲窻紀夢

安雅堂文集卷之二

萊陽宋琬荔裳著

一 先太僕畫像記

先大夫以天啓丙寅出宰清豐閏五年徵為吏部
郎清之人思慕舊德建益詠堂於邑之北郭與南
公霽雲沈公青霞相望也歲時伏臘生辰諱旨田
夫野姬爭持壺漿豚肩醜首入廟而拜曰公乎公
乎果不復造吾邑乎且歌且哭至於今不少衰維
先大夫在時每飯亦西嚮而祝曰清人其無恙歟

吾百歲後獨樂遊茲土蓋距今二十有五載而先
大夫之棄賓客已一紀矣余小子琬啣

命西徂道經祠下清之父老扶杖歡迎曰吾儕小
人願先使君休養生息以有今日見吾使君之子
如見使君焉予曰出先大夫畫像示之咸悲涕莫
能仰視於是四境之民絡繹奔會携持幼穉拜奠
于庭者三日曰某某之子使君所教也今遊於序
矣某某之孫使君去後生也今有竊能負薪其吾
儕小人願得留使君之像於祠世世俎豆勿絕余

小子聳而愴恨悲不自勝古之循吏有以一錢谷
郡者有以甘棠遺愛者而邦人繪像則自張方卒
始且百歲後樂遊此土先大夫嘗有是言矣安知
其精英氣魄不往來於秋山之陽而隱見於高辛
氏之鄉乎再拜稽首以從諸父老之請而系之辭

曰

頽丘之野其氓蚩蚩昔我先君振鳥來茲作民之
母焉士之師刈彼蠹螾嘉穀爰滋路無鳴鼓載笑
載嬉天子有詔歸於京師邦人考卜自堂徂基以

享以祀酌醴敵犧歲時弗忒巫覡儻儻喟予小子
厥珮斯觴今也來思髣髴其絲擘擘父老并州之
兒瞻茲劔履涕泗連綿而携持抱襟再拜敵詞既見
君子令德孔儀願言觀止綏我賓尸我公之恭翠
輅雲旗佑我下民風雨攸時小子稽首瞻仰華穰
念昔詰人鄭僑趙衰羊公在晉峴山遺碑誰其嗣
音先君之思矧茲父老其色如飢重違德意涕泣
許之

重脩秦州城垣記

隴以西為州者五惟秦為最鉅官之所蒞為衛城
環郭而為城者東西有四睥睨相屬如聯珠南通
巴巽北控朝那東則關山之險此為上游輪蹄絡
繹冠蓋接式西則康居大夏敦煌張掖述職脩貢
織皮琛玉之使歲無虛日故其規模闊壯麗譙雉
櫓之雄非他郡所敢校陽九以來生齒凋耗哀我
黔黎鑿山穴谷麋鹿散而熊虎隣也順治甲午六
月乙未坤維失馭陽愆陰奮載震載崩近夷洞竇

祇居蕩圮覆壓萬計此此堅墉壞為平壤三板靡
存跋羊可越考之前代書契所載災異之徵未有
甚于茲土也余小子躬率吏民素服郊寤遍禱群
望旁行原隰飛鴻爰集百堵斯作但城固遺堞疆
域是憂夙夜傍徨當餐廢箸或曰楨幹之需鄉遂
是徵徒輦之役丘甸是問鈎金求矢之入可以庀
材木焉子大夫下尺一以令國人其孰敢不從余
曰吾嘗之也國有大禳咎在邦伯是以澤中之謠
予暫興刺城築不以其時則春秋書之今天方降

威俾我民不康厥居余小子省愆竊往災患之不
恤而興土功以名怨余則冒敢爰出匪頒之賜購
杞梓于岷山已而遺健足括故園園廩以益之于
是秦人乃騷勝衣之男沾嚙之士連肩踴躍負簣

自編于畚市間量廣狹準尋尺跡其

勤窳而先浚之縮板既興馮馮登登曾未期月而
厥功告成太子太保總督尚書金公憑軾天水頌
而嘉之即日拜書列狀以請詔增僉事臣琬秩一
級賜蟒服知州臣萋光胤予紀錄嗚呼余於是而

知朝廷激勸之典并秦人風義之盛也夫詩雅所
稱玄黃朱芾之賜惟功德顯鑠者當之今殿末小
臣以區區版築之勞蒙天子之賜賚息至渥也然
小臣何功之有亦惟是父老子弟執公功而急社
稷之務故得藉手成事以免復隍之虞君子謂是
後也庶幾猶有小戎祀澤之遺義焉語曰十人樹
楊一人拔之此言成功之難今秦之為秦其城郭
峙如也其樓觀臺如也其館廡翼如也其壇壝乎
軌巍如也煙火滿家鳴吠之聲相聳也皇華之使

攬轡而至止幾以為未始有災焉而不知余奔美
君躬丁大厄華路襁褓呼號於荆榛瓦礫之場者
春之人實耳目焉浚之君子念前人音羽之勞軫
兆姓阡危之苦御之以怒載之以寬為保障勿為
繭絲為韋佩勿為東瀛三三子遺庶有豸焉不然
者雖金城湯池安知其不鑿山穴谷相率而委棄
也世不乏尹鐸召信臣其人曰記城工之始末而
並致相勗之意如此

新建地藏菴碑記

上古之民君與鬼神參治焉自舜命重黎總地天
通而帝王之功乃益顯然治則鄉之嗇夫足以禁
人之為非亂則冠攘奸宄鴟張矯虔之後繁然並
生雖日操三尺繩之勢不可以輒改則帝王之術
有時而窮也浮屠氏之教行於中國千八百餘年
矣其垂世立教使人畏罪遷善有因果報應之說
為有地獄變相煅煉人魂魄之司焉如所稱幽冥
教主地藏王者考其行事益居然一孝子而其蹈

尾履險排天門窮地戶以報劬勞於所生則有曾
參孝已所謙讓以為難能者今讀其本願經至欲
使大千世界偕臻壽域真官刑措不用鐵圍之城
爛且壞而後愉快其志堅其念溥其言悲憫愷切
赫赫如目前事遵其教者從而繪之象之丹青而
髹塑之使人瞻望悚然動其心志故有愚夫悍卒
益鷲頑犢王鉄不畏父兄師長不能怵而甫入廟
垣頓生愧怖流汗沾裳却步而疾走者則夫三代
而後人之不流為魑魅者政賴有西方之教以維

之吾以為聖人復起不可廢也蓬萊之東徧去大海五里而近有地曰潮水鎮廬爾鱗次鮫疊之與居魚鹽負販往來其中居人張好學市地營堂為正殿三楹以栖地藏而東西則寘君列為而榱桷翼如而鐘鼓皇如而杖錫藹如而冠珮森如殆巍然海濱一名刹矣菴成請名於余余顧之曰天鏡蓋取慧光朗照立辨妍媸又其地近海海之平如鏡也抑余嘗浮屠家言世間一切善惡諸緣皆由人心而生如所云鏡圍阿鼻諸苦趣乃在東南大

海中去中國蓋幾萬由旬自儒者言之宜若荒忽
怪誕不足信然吾東半之海人之所聚廬而環靈
也每春夏之交則釣而為樓臺城郭旌旗羽蓋草
木鳥獸人物之狀觀者習焉不以為異也知此事
之必有則知夫犁泥劍樹春磴澆磨之必不可無
賴諸士女常作如是觀則必能安其耕織服其恒
業幽不懼鬼責而明則不失為鄉之善人管子所
謂匹夫有善可得而旌焉其在茲舉也夫其在茲
舉也夫爰係之偈曰

我觀諸世間 天人道相半 欲勝理則以
生死相糾纏 譬彼夜行客 蒼茫不知且
譬彼履水人 凌澌一朝泮 以迷導彼迷
救焚而挹炭 譬孽重湏彌 沉身入幽彗
慈尊為悲愍 俯仰有深歎 誓使地獄空
衆魂永飛散 蠢茲不我從 鉄闌何時爛
層樓縹緲旁 美哉此輪奐 花雨落瀆紛
天龍皆仰贊 願我大衆生 常作西方觀
海水印醍醐 洒然資洗盪 同臻無量覺

捨筏登彼岸 敬作此銘詩 刻石示童冠

懷德祠記

余讀史至韓獻子世家嘉其有存趙武之功太史公稱其為天下之陰德享祀十世有以哉蓋龍韓氏蓋多君子而侍御西軒先生以名德葺考其先自晉平陽遷居於此先生起家萬曆丁丑進士以御史解組歸累徵不起隱于釣臺者三十季余嘗徘徊其下竊憶先生殆古狂狷者流既已不為世用矣故放乎山水以自娛已而過東門之墟有堂巋然曰懷德祠詢之則先生之畏壘也先是郡城

東南地多污萊先生用形家言建天妃宮于其方
鄉人德焉以其餘材作室肖先生之像而祀之他
如置學田以贍貧士輸園廩以活飢人拯飢施糶
鋪廩授藥父老至今能言之相與咨嗟涕泗過其
下者輒流連不能去云宋子曰嗚呼賢者之繫人
家國豈不重哉昔者滅文仲沒魯人哀之于皮之
死子產嘆其無弁為善先生抱經世之畧不獲用
于當世沒而為德于鄉豈墜浚之人俎豆我哉而
夫考慮龍自庚午被創以來間當時閭閻之家今

尚有存焉者乎非若教之餒則藥盈之敗甚且有
汗瀦其宮室者而先生之子孫獨能保世滋大蔚
有令聲不亦駸駸乎獻大夫之遺烈哉且夫先生
懸車之歲在神宗之中年上恬下熙災變罕有然
而歲一不登輒愴然憂之今盧龍之可憂者非一
端而足也士有蕩折之悲氓有采菑之困千金之
家有勾於市者矣凡民之喪有葬而殮者矣使先
生而在則必有蒿目傷心發為救時之策而惜也
九原不作民罔依歸官先生之里者靡所資故實

而為政焉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宜乎豚肩豨首勞邦人之伏臘也歟祠之修始于萬曆 順

治 陳公弘業乃更葺之從先生祀者仲氏南軒公季氏東軒公從子觀察鵬南公隱君叢西烈士開西皆先生之子而賢故并祔焉先生名

字 號西軒父子兄弟各有傳載韓氏家乘中茲不具論論鄉人之所以祀先生者竝以示其子孫俾世守焉

息齋筭酒記

太師金公致政里居傲陸賈大夫遺意分命其子
若孫更甚進饋戒勿得過五簋鷄鶩羊豕鱸鱗生
介之屬不以入庖醵頌獨于酒取旨焉鄉大夫以
下齒無論少長相率為一品之會後至者罰客既
集童子以二筭子置几上公執其一而以其一授
典客先校賓主之多寡次視其飲量之廣狹俾自
承也曰某也能盡一石某也能勝幾斗其不任盃
勺者左右代為之飲衰益既定分為東西二曹而

聽令馬令用象骰六枚準古臬盧之制以若干擲
為限每勝采一筭酒十觴自十而百自百而千累
進有加毫釐無爽焉限既盈公曰止乃飲西曹酒
而授之筭西曹長擲如限計其奇贏而進退之如
東曹勝采千西曹僅得八百則合飲正二百觴也
其或西曹勝采浮于東曹若干則東曹飲亦如法
而公亦握筭再復之蓋如是往返數四座客昏聩
心傾耳惟恐錯鉢之或謬以故稠人密坐寂然無
譁參橫月移雖少年壯盛往送有逸去者而公方

踞床呼白目眈眈如巖下雷余于是乎退而太息
知我公寓意之激雖一飲酒則如有型家範俗之
美存焉蓋非徒觴政之善而已漢陰丈人之言曰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筭子機之最深者也仕宦則
算名于朝商賈則筭利于市莫不鐵心鉢腎朝觐
夕筭一瞬息間罔肯遺策王戎以之營家而遺訖
青史安石以之經國而流毒蒼生且夫公曹列偶
角卒之象也三爵不識爭吹之具也我公以嘲風
弄月之餘暇示投壺拾決之雍容温室之樹無言

側弁之愆弗作厭夜飲不醉無歸此殆平泉午
橋未足髣髴其高風而香山至道諄諄以年位相
矜其視公為何等也昔何曾日食萬錢猶曰無下
箸家公之不問家人生產而傳食家庭達美然而
且無兼味門乏綺紈之隸又何儉也

今天子銳意昇平思得黃髮壽考之老東持釣軸
而公精神矍鑠如五十許人甘盤舊學旦夕將
有安車之徵則其出而使車天下也有如此筭矣
公嘗自為二筭銘學人爭傳誦之今吳門好事者

號徽公所為以行酒以公常居曹村曰謂之曹村
令云

承德郎河南都關叅軍和寶章君傳

順治庚寅余以摧關之役道經徐州時黃河乘大
梁之決汎濫奔潰齧城郭壞廬舍不可勝計而鼓
城之城堅復有東堤之固水不能攻邦人幸無事
相身醞酒推牛祭所謂金龍大王者頽白之老有
泣下者曰嗟乎吾儕小人得免為魚鱉者三十餘
禩矣不崩不溺神之賜哉然而塞長茭下捷石以
弃蛟龍爭此尺寸土者章叅軍力也余欲考其名
氏而沮洳彌望斷碑殘碣不可尋越十年庚子秋

余以恭政領分守紹興之節乃知君為道墟之章
益會稽望族云其先為閩之浦城人太傅仔鈞公
其始祖也夫人練氏有全城之德載在史策十三
世祖遷于越自贈宗伯遷安公以來代有顯人父
望雲公隱居不仕羣從皆科第起家里中冠蓋相
望君在童子時即有超朗之資舅氏孝廉梅梁馬
公頌而嘆曰是兒異日必過老夫非局促轅下駒
也大宗伯羅文懿公愛其穎秀以弟之女女焉家
有異書盡以授之君目下十行日得博綜典籍同

學劉念臺陶虎璣諸公成遜謝以為不及其後卒
相繼為大官而君落魄不售貲入大學會中書參
人缺部試君書法第一例當補有力者攘焉君念
雜職中惟衛幕階七品可邀馳封之榮復入貲大
司農乃得除徐州衛經歷明制幕僚一缺候者數
輩往二稿死不得代居君前者鰥厥官臺使者欲
逐之而速君代君力辭不可曰窮達命也奈何令
他人嘆積薪乎天啓癸亥河大決河漕使者請發
帑金十九萬閭左之費無算閭左奸吏競董厥事

貢緣中飽績用弗成郡丞司公知君賢遂顯委焉
向之為奸利者咸為歎散君矢諸天日不以錙銖
自私甫兩月堤完延袤凡數十里今徐人所謂青
田堤也漕河兩使者循視褒嘉文章特荐曰臣無
狀使馮翳得肆其虐章如錡小吏也乃能躬操竹
石捍此大藩臣等謂宜破格甄用以收尺寸之效
疏奏吏部以君資卑僅予紀錄然未從上尊之賜
亦異數也丙寅始拜為真軍也戶口會計出入君
職也正供而外常羨盡革湏立官軍月糧兌支之

法主今便之會三王今封就國道出彭城君供張
水陸民用不勞事說上聞蒙紀錄脊予者再時逆
黨崔呈秀勢張甚以夙憾誣徐州守汪公心淵坐
贓遣戍君義形于色使其弟子吳二如輩赴關控
寃事乃大白方河患之殺也徐人議徙築避之君
引盛庾之義以為增築舊城便復為東堤于郭外
以遏水勢事竣與青田表裏相望此一如高陵峻
阜滔天巨浸不得不折而東注故徐人至今無水
患者以二堤為之障也戊辰以思陵覃恩贈其父

母如今甲君焚黃而泣曰吾所以頓首下僚為二
親故也初頌既讞可終老于鏡湖之曲矣豐沛齊
而多盜令缺則檄君攝之既至四境帖然故在徐
十有一年署其屬邑殆遍而其遷都司叅軍也四
縣之民爭送君于境上然君歸志已決竟不之河
南閩幕時崇禎六年癸酉也越俗尚鬼有鮑柳二
姑祠在偃者火焉巫者議復之或假神語以恠鄉
人君倡義止之祠竟廢亦不能災君之挂冠歸也
汪公方為淮陽太守聞君至固請留飲以千金報

之君知其意即夕解維去嗚呼君於死生義利之際辨之審矣君諱如錡字懋時別號和實以順治己丑七月二十四日卒距生嘉靖丁卯十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三嘗取唐人詩句集梅蕊百咏行于世子二長景文次正文諸孫六人不俱載然皆業儒能世其家云

宋琬曰明之將亡也河渠驟竭汶泗之流如帶夫司空劉公崇嗣至下獄論死其後大梁守臣洪貴河以權賊壘而城為之陷豈非天哉以章君之才

棄而不用資格之為官方壞雖人主亦悔之然而
晚矣藉令君懷升斗之祿濡恣以就豫幕其不身
河流俱逝者幾何得免魚腹以壽考終其天年天
之報君者厚矣謂河伯為不仁吾不信也

竹尊者傳

竹尊者由越天竺人也其先世弁空桑氏同居昆
侖之陰其人多靈異無有心胆腑臟有黃鐘氏者
能為鳳凰之鳴黃帝使公倫聘焉遂為律呂之祖
秦時管城子其小宗也尊者方娠聳雷音而生狀
貌修癯不滌塵垢骨節堅瑩若琅玕雖在童稚森
然有凌霄之姿既長從師伽葉尊者學道于雪山
嚴冬盛寒侍立終日無賴色或經月不洗沐糝澤
益鮮好時佛教未入中國而管城子已世封于中

山尊者不勝悲憫合掌稽首而白世尊願身往闍
浮提界廣宣真諦支糜體齋之歎無悔世尊摩頂
授偈勅賜普門大士為弟子口授般若波羅蜜多
心經不假問難悉迎刃而解大士喜其穎徹語之
曰汝能恭通吾意蓋以五蘊皆空故雖然吾慮汝
苦寂滅道也解所着繁絮蒙賜之復飲以醍醐甘
露自此妙悟神通遊戲三昧或問以真實了義尊
者舉臂示之千手萬指自尺寸以至尋丈次第并
井不亂水邊月下望之儼若虬龍風雨晦明有時

作獅子吼每當天籟自鳴人曰此尊者說法也及
聽之多不可解惟五粒丈人羅浮居士心知其然
相弁結忘言之交晉永嘉中有佛圖澄者聳師在
東印度中重七譯訪之至襄國為石勒所遮留嘗
慕法尊者欲剗除五臟而乏其神力僅能破腹引
腸一洗濯之而已初竺乾國人用貝多葉寫經以
故中國不傳尊者誓以身代于是斷肢絕股血汗
交流然後如來之法盛行于東土嘗曰吾涅槃後
當以皮易骨使吾教如恒河沙數累萬劫不壞庶

可歸報世尊矣。嗣是側理遍天下，弁削劇氏相輔而行。楞伽諸大乘始得家傳戶習，乃至儒林道藏九流方技之書流布四裔，皆尊者化身為之也。尊者歿後，其弟子散震人間，惟江楚為最。故世稱南宗關以西為渭川，在漢南者有箕箒谷，河內則衛之淇水，皆其嫡派。云尊者與山陰王子猷相友善，所至築館居之。其後蜀人文與可繪尊者之像于彭城東坡，居士見而悅之，拊手再拜而說偈曰：

昔聳莊周言

剗髮而去裘

衆生多恐怖

戰慄莫肯為 惟此恐怖心 顛倒生是非
偉哉古先生 森然霜雪姿 以彼智慧刀
剔去心腎脾 肝胆復何有 不寒亦不饑
顛力滄波深 詎惜支節糜 遂令大千界
珠光遍牟尼 功德億恒河 乃至不可思
我來維摩室 稽首大慈悲 寂寥鍾磬收
天籟響參差 風靜月方皎 駢拇千萬枝
欲究真實相 幻歟難為持 請謚曰圓通
尊者勿我辭

報錢湘靈書

人固有未謀面而稱相知深者無有哉有之自吾
兩人始蒙惠篇什拳拳賜教之辱夫以樸蕪如草
身陷網罟疇昔籍為相知者訝然視之猶如瘴煙
疫疾恐漸染之及而湘靈領動懇若此此豈世俗
所云丹雞白馬握手吐肺肝紛紛者可得而擬也
黍谷令弟數過我為言季兄念我切至欲相顧狴
牢間弟雖未即見顏色而讀其詩弄古文辭竊有
以得吾兄之為人蓋必鬚眉如戟有弗可一世之

槩黍谷又言兄弁孝則同應七亥拔萃科第亦以
是年貢于有司則弁吾兄又有譜牒之親焉當吾
輩赴試禮闈昔第季二十有三矣心壯氣得自以
為無前及鍍羽歸益究心咕嗶賴先人之庇無窮
愁憂患以累其心茅所居僻仄乏良師益友之助
間有所作輒瀆棄灰亦未有定其好醜者癸甲之
際中更喪亂堂構丘墟播越江湖之上救死恤生
所存愁放之言什之二三耳性本頑疎亦不能恬
藪直澤是以勉循寸祿謬為當世所知庶幾浮沉

以克自免耳嗟乎庸知夫含沙載鬼遂成今日之
禍乎幽繫以來荏苒十有三月古之君子有遭此
變者矣喬固觸敵于權臣膺滂摧鋒于閹尹雖關
三木嬰斧鑕其名乃昇天壤為不朽今一妾男子
飛章告密株連逮于戚友卓索施于童稚郵陽上
書之例既不可行而公卿大臣無敢出一語以相
明者非不知其寃顧勢不可耳每當對簿之頃心
腸惕若臨淵水言詞鄙猥重譯而始明一語糾紛
錯襍弗可究曉願指口授以為生火圍扉幽黥白

日無光擊柝之聲不絕于耳夏則蚊蚋攢集螢蒸楸
煙坐起靡寧拘攣臃腫今茲盛寒百倍于外雪窖
冰天未足為喻枯拳荷枝纍纍滿前朝為要囚夕
為厲鬼平時偶過道墮輒掩目不敢逼視今恬不
畏矣每用自念我何罪戾而至于斯仰天歎息悲
憤無聊輒乃形之于言大抵皆痛心疾首呼昊天
弄父母之辭也夫寺人巷伯之作非盛世之所宜
有况弟萬萬不逮古人祇足見其可悲耳獄中多
暇頗覽古人篇什之盛上自漢氏下訖三唐稍稍

許列尚當質之匠石較其銖銖鏽橐為一編用以自
娛倘

聖朝貸其無辜使得脫赭衣之慘復為完人得弃
湘靈驅款段看西山紅葉底幾黃金臺畔猶有相和
而歌者則弟雖羈囚困辱賴茲而洗矣獄禁頗嚴
不敢在車騎鄙事且晚其人即至奏當之成或在
除前尚須孝則為我筮之京房之占不爽也縷
之懷頌之晤言不次

約同友人九月登高啓

江涵秋影白雁書天蕭放踈籬黃蕊匝地屆授衣
之令序易起羈愁感落帽之佳辰雅宜勝賞登高
望遠有林霰士之孤山擊汰揚舠尋白香山之古
埭烟寒猶袖交如水面樓臺鬢掃萊萸快聚天涯
兄弟臺空戲馬重吟宣遠之詩目送歸鴻共撫嵇
康之搵歌成白苧無勞急管繁絃酒醉烏程試看
長林落葉顛携襪被信宿山阿

震澤董公暨元配趙孺人繼室孫孺人合葬
墓誌銘

這君子生平無妄交所兄事者二人焉一為高公
縣圃一為震澤董先生而先生之配孫孺人并余
母恭人兄弟也兩先生之材畧相等其于詩歌尤
最工當是時海內之言詩者非濟南翁州則不道
而兩先生者獨奮然思有以易之今讀其詩一何
闔深涵肆浩浩乎開元大曆以還也迨其浚高公
以遼事陷荆辟而先生亦困頓偃蹇十不得志于

胥司其罷。廣文歸也。頽然窮且老矣。頽獨吟咏不
輟。余嘗一過其漳村。竟日修篁灌木蕭然如五柳
庄。先生琴歌自如無充絀之色。方欲弄之。盱衡數
袞。突風雅出入之變。而先生竟坐窮愁。悒鬱間關
客死矣。嗚呼士之窮也。而後詬厲滋多。不知者吾
無論已。卽或覽其遺文。有為之嗟傷歎息。亦無不
曰。是其好在詩。是安得不窮且死也。此固古今所
通慨。要亦無足深辨。然高公非下獄則必無中散
悲憤之作。而先生非驕驢出塞。覽居庸。歷琴奕。寄

一覽於悲茹荒墳則亦必無羈愁半落慷慨壯
激之音如今日之確可傳也待窮者而竣工斯言
豈不諒我先生於書無不讀其為文章亦非一體
綺麗則庾子山愷切惘達則陸敬輿歷落歎峙之
致大類襄陽孟六鼓其所遭遇轆軻亦略同而深
情至性則古人有所不遠先君子嘗稱其事母孝
及所曾報其舅氏讐事以為難而余母慕人之未
歸也外大母戒之曰若欲事而姑盍視爾董氏姊
蓋先生之母王太君以共姜之操鞠先生于襁褓

而先生家徒四壁孺人力貧支憊求所以宴娛太
君者無不至故先生得博綜墳典試輒冠其曹而
太君亦每飯必祝曰我死則必請于帝願天生孝
嬪以報汝其浚數十年而有左氏割股一事語在
孝媳錄中嗚呼此弄唐氏之姑求報其嬪于來世
者何以并即先生從保安歸瑤廬舍實不餘一錢
孺人推布窮卹卒無嗛嗛對怨幾微見於顏面可
謂賢已先生豐眉闊目望而知為長者少懷奇氣
有大累雖老未嘗少衰壬申之變先生徒步走京

師歆上書請救會事平為婺源訓導婺源考亭湯
沫地先生取其書日身諸生相研討間復教以戚
將軍兵法所口授指畫皆頗具要領於是上官始
知先生有文武材方欲薦之於朝未幾遷德平教
諭行又未幾以保安學正致仕歸矣蓋先生之窮
如此猶有從而禱之者以故白頭老死終無一遇
而世之知先生者亦復甚少知其命之衰而不知
其才之有以用知其學之遠足以窮而不知其德
之足以垂於後此蓋先君子所痛惜而余小子讀

其丈夫哀其志不能不為之深贖而攬扼也嗚呼悲夫先生諱應雷字如水號震澤所著詩文若干卷曰東臯子集藏于家以其晚而隱于邑之東偏故自號東臯居士云其先廣川子之裔也宣和中有占籍于海上者至三公而姓始著又五傳生恭恭三麟任平涼府推官麟弟珍生大儒大儒生景明景明生永貞邑庠生是為先生父端超博學為孝廉王公一川所器因以女妻之生先生五歲而寡拊摩教誨凡四十餘年天子為表其閭云先生初

娶趙孺人七月卒葬久矣繼室以孫孺人媛先生
一歲卒先生以萬曆丁丑二月初七日生崇禎辛
巳十二月初二日卒享年六十有五孺人以萬曆
壬午四月十八日生崇禎壬午七月初十日卒享
年六十有一子二長震生府庠生初娶封文林郎
河間縣知縣周公京女繼娶增生夏國士女再娶
大鑿院醫官棲霞盛邦大女次震起府庠生初娶
庚辰進士雲南道御史左公之宜男庠生懋實女
是為孝孺繼娶庚午舉人延津縣知縣趙公抽孫

庠生趙拔女女三一適江西臨江府通判姜公陳
白男姜楷庠生一適辛未進士禮科給事中姜珠
孺人所自擇婿也一適尚寶司丞張公載徵男錦
衣重輪孫男三長道源震生出聘浙江温州府通
判李公廷燕男庠生宗旂女英姿秀特年纔舞象
城陷被掠人莫不痛惜之次道久震起出聘庠生
呂吉女次道寵亦震起出聘棲霞庠生孫士彥女
今以崇禎甲申正月三十日塋先生于寨口之新
阡而以兩孺人附先生二子并余善謂余曰先人

最愛子文銘其幽者莫如子宜余頌首謝不敏二
子曰是亦爾先君之志也烏可辭乃爲之銘曰
彼蘭之幽芳何如茨之脩也彼路之糾兮胡不改
厥軌也指白日之悠悠兮吾將以爲尤也有坎而
泉若載一舟吾父母如可同游兮庶以解其憂也

勅封孺人郭母王太夫人墓誌銘

予少失慈母長而官於四方見他人之有母者輒
歎慕之自傷不比於人朋友之母歿哭之往送盡
哀蓋見似吾母者而悲也隴西郭函八給事黃石
齋先生高第也起家并州擢官事懷宗皇帝為諫
官章數上皆切中利害有古諱臣風今上癸巳起
給諫于田間余方有秦州之命相奔定交燕市甚
得也頗紆給諫送余款義門外曰母老嘗苦貧胃
疾二十季不渡作執事為言尤且歸母念遊子嬰

舊疾也余未至孺人竟不起給諫徒跣奔赴見余
嗷然歿曰天乎天乎方蘭書之數也吾母勉克就
道今不孝之辜萬死莫贖惟是壙中之石待子而
銘焉余于是涕洟再拜恐不銘按狀孺人姓王氏
年十七于翹封公有家吳封公之父曰震士公患
心疾甚篤孺人和脩髓躬剪浣曲迎其意久之病
良已事姑黃終其身無稍拂人咸疑其為母子也
孺人感月光之夢而生給諫理太原時以版輿送
每退食輒問今日平反幾何事後入為給事則常

引汲黯朱雲諸君子以勵給諫曰言而得罪愈于
默而不言也給諫初名大圍同姓名者會有緹騎
逮傳聞白白嫺黨動色以告孺人輒然笑曰若休
矣吾兒非罹法者遂闖設官南安榜縉紳括金孺
人曰吾老安所逃及所有裙布蒿簪耳賊章之歎
異相誠無過郭給事門隴俗嬾人惑于巫尼祈福
之說孺人獨否曰吾輩天道福善誠善不必祈或
不善祈之未必應也其定識如此性儉喜施子象
服而外析無綺錦毋曲媪兩貧孺人奉養左右

數十季如一日同產弟二人皆早夭遺姑藐焉始
孩孺人憐而撫之為經紀其室家至于今抱孫矣
余之襄式耆隴人之歌曰可憐巢下烏有鵲為勞
劬蓋美孺人之恤孤也嗚呼賢哉銘曰良朋之母
猶吾母也景彼傾人敬姜之耦也鬱鬱高原弄如
者畝也宜爾子孫庶其施于後也

陸際明先生墓誌銘

吾友南昌王于一為余言武林陸際明先生者湖
墅之隱君子也其人規言矩行事以最孝毋歿手
寫金剛普門諸經廣輯感應篇二卷董文敏宗伯
陳仲醇徵君序而傳之海內稱為陸孝子書做范
丈正公為宗社以教族子冠娶妻必以告又嘗瘞
其不克塋者五人臺使者高其義咸枉車騎訪之
姚進士奇胤幼全研席願以女為先生仲子嬪未
幾殉嶺南之難盡室攜焉先生具要經毀諸寢門

之外歲時伏臘必招覓以祭余為作生傳蓋盛稱
此數事以為難能吾子倘欲見之殆未可以禮洽
繼若皇甫規之于趙壹斯可矣予愧未能即用其
言然過其廬未嘗不式也是季冬于一瘧發于項
喘喘狀將死掣一小艇訣余于塘栖曰余不幸遠
罹虐疾而吾子且有家禍命也奈何然吾死則委
骨于陸氏子如不諱亦有如斯人可托七尺者乎
目相對哽咽不能一語而別甫食頃縱騎驟至予
倉皇就遠不復知予一消息今季春再過錢塘則

予一已前反者四至茲諸孫借一蒼頭載其棺歸
江西聞誰為經紀其喪則先生實主之嗚呼交道
之廢也久矣平居盃酒相播為人人自以為管鮑
一毫臨利害殊死生則棄捐喪避如鳥獸之不相
顧位當予陷身窮窶時行坐惘惘指畫僂無可收
骸骨者今先生於予一誠厚矣然于一之能篤信
先生於彌望之際者豈非以姚若一事卜之耶予
嘗屢履到門先生終不一見頃獨令其子進數過
從湖上相與抗論今昔笑極于風雅出入之變盡

手謝文侯以傳神妙天下繪先生像毛異生齋青
裝若笠手把長竿名花異卉充物解艇舟中頌其
額曰戴花船不知省疑其為古人也五月甲辰先
生病且革頽進等視物無甚憐之色勸獎孝及
嚴肅如平時前一日衽子心融來別猶從疏上舉
宗義十餘條相問詢援筆為詩稱佛號而逝嗚呼
先生于生死去來之間何其定哉蓋自雲棲大師
以書生為釋門總持一時西陵耆艾如嚴印持王
季和諸先輩莫不贊揚宗風互相參訂先生抱才

不遇學使者辟為越州教授非其志也山巔水涯
晚而自放所與游者惟寰士徐野若雪石道人余
體崖道士餘人罕觀其面烟波上下裙履蕭閒見
以為古狂狷者流乃于大事因緣如估客之于蓬
旅有非嵩冢老宿所能臻其朗悟者然余所以銘
先生者不暇引周顒許詢之遺事而獨于其不欺
死友皎然霜雪之際三致意焉其亦重有所感也
歎悲夫

銘曰孤臣血化炎洲水精衛銜哀天柱祀苗裔如

纖蒨人起整車負軛騏驎步放情山水良有以嗟
子桑戶送于始樹以君遷暨次梓式義似之有爾
乎九原之內斯瞑矣

清故待贈文林郎彥陞王公暨配莊孺人合塋墓

誌銘

太京師百里而近曰房山巖整翁鬱甲子

畿甸其迤南為維陽村著姓王氏居之王氏世有
今德用素封起家至中書舍人彥陞公乃日益有
葦輕財任俠不侵然諾自少迄衰於鄉閭無擇言
教子弟恂恂孝樸罔敢失桀度過其里者以為有
萬石君陳太丘之遺風焉今年夏公以疾卒於京
邸薦紳朝士相弔弔哀挽車馬闐衢巷間房之

人由族黨以及負販之賤莫不絡繹奔赴行哭失
聲某曰公嘗脫我於難某曰吾之室公所授也某
某曰往歲大祲公活我數千人某父之歿也弗克
葬公棺之夫乎何奪我善人之速耶公之子鴻臚
君公濯將以六月 日啟莊孺人之窆而合塋焉
齋咨涕洟再拜詣予曰孤不天敢以梓里之故乞
銘于子蓋王之先身予同邑萊陽永樂中有諱曾
者從明成祖于燕繼陽之有王氏自茲始數傳而
生宗義宗義生登高官大金吾子二長衡陽公維

經贈鑾儀衛將軍次合五公雖綸公父也公生五
歲喪母孫孺人鞠于伯母姚恭人所伯父金吾公
早世遺孤者佐亦五歲合五公撫之兩家子更相
襁抱長而同塾塾人不辨其非同胞也者即今鑾
儀君頌矣其事公甚莊公規誨無少借而友愛彌
篤姚恭人以天年終公哭之如母躬襄墓事以報
之性至孝事合五公色養備至繼母尚孺人浚合
五公數年卒公生順浚哀喪祭奠奠人以為不可
及初游太學以父喪棄帖擘躬持家秉家益以豐

明崇禎間授中書舍人甲申以寒鴻臚君已卓然
露頭角公乃曰吾嘗有向平五岳之志今其時矣
扁舟蠟屐遍探吳越諸山水既而歎曰天台廬阜
近在吾杖屨間歸而築室雲水洞旁身幽人野衲
結忘言之契博雅嗜古精于賞鑒所蓄金石圖畫
皆神品也

世祖章皇帝萬幾之暇訪求前賢墨蹟公命鴻臚君
以趙文敏所書道德經進

上嘉悅賜裘幣鞍馬鄉國榮之以為異數公有女

三人皆為士人妻歲時餽問逾于棗栗脯修之外
諸甥羅列惠愛必治妹婿孫君克昌少穎異公為
敦名儒傳之卒以明經高第渡為家塾以訓同族
總小功以下喪娶妻必以告從弟功臣茂才拜鴻
臚從子家俊補博士弟子員公教掖之力居多其
他捐資傾廩拯人于貧厄者指不勝僂以故哀公
之沒者咸悲涕莫能仰視嗚呼聖賢之論人也富
而不驕為難今人收十斛麥往往傲睨于其鄉施
小惠于舅弟則有德色或朋友姻婭有急難嗷嗷

不肯名一錢韋王公之風其亦可以稍愧哉公生
于萬曆辛丑五月廿六日未時卒于崇禎己巳十
月初六日莊孺人溫恭慈惠克脩饋祀事翁姑質
明而起甘脆之奉中裙屣愉之細不以假諸婢凡
公所為周隣睦宗恤孤振窶諸義舉孺人悉佐成
之賢而早卒嫻戚皆痛惜焉繼配張孺人亦先公
卒又繼為孟孺人生公濯餅儻有父風士
大夫多樂奔之游初授鴻臚寺序班辛卯克

恩詔使于闕下酉遷廣東雷州府經歷娶韓公錫女

孟孺人生公澤庠生娶遊擊將軍房公玉孫
人皆孟孺人堪長遺鑾儀衛治儀正加一級孫公
一桂男庠生廷稱次遺孺弟廷贊季幼未字孫男
一覲光庠生公澤出初娶建南叅政宋公杞女繼
娶辛卯舉人張公私儼女曾孫女一覲光出墓于
村南之原去祖塋蓋一里許爰為之銘銘曰
芄芄芑藟施于喬木維彼哲人譬猶夏屋棟折榱
崩其何能穀宗歎于寢輟春巷哭鬱鬱佳城西山
之麓于焉考歲爰及賢泚積厚流長川濟澤蓄貽

爾子孫永綏厥祿

翁芳菴封君墓表

今天子用郊祀恩詔羣臣皆得榮及其親給誥勅如令甲尚書戶部郎翁君玉于贈其考芳菴府君為承真郎妣王氏為安人上書曰臣長庸生四歲而孤鞠于嗣父翁氏家以生以

陛下之賜幸得贈臣父如臣官而臣之生父母不得與于綸綍之榮臣願以臣夫婦告身所當得者移贈所生則臣死無恨于是

天子憫焉得報可故事非同姓而為人後者登第

後率復其故君感恩銜恤故卒從翁氏今率秋以
王安人尚在淺土而府君之葬也旅人為政儀具
殊草艸翁君亦幾廢者數至是迺新營兆域而屬
余表于其墓府君諱 字伯生別號芳菴初為吳
之相城里人後徙居嘗聚高祖廷秀生思隱公瑞
瑞生臣臣生拱辰號小江公者公父也公天資峻
邁矯亢不群幼讀書不專一家必究于精微而後
止家貧落魄贅于邑之龐氏友侪某為諸生外家
謬為恭敬至絀公下座示不敢昇士伍以激辱公公

怒而去為塾師以糊口儼其人者慧而才往遲脫
簪珥佐之然每試輒不利望一青衿弗得公仰天
太息曰余之不遇時命也乃盡取其所著書燒之
稍問家人生產久之頗自給時群從兄弟在仕籍
者四人公以布衣處其間二三故人亦甚垂釣彈
琴飲酒意泊如也性至孝居小江公喪杖而後起
手植松楸數百本遠近會葬者舟車以千計同產
弟以鬪墻細故訟公于理公涕泣引咎弟亦感悟
如初季弟有孤女在室者公厚其資奩擇名士嫁

之龐安人卒時公近五十尚無子以兄少崖公次
于毓藻為嗣未幾稽勛公絕嗣復以藻往祀焉公
繼室王安人家長洲翟扁里弁翁君生母死弟也
翁君生七日所生母病革執安人手泣曰吾得
疾遂困以是兒累改曰以文錦與兒祝之曰兒今
往為翁氏兒勿啼也安人哽咽流涕受兒以歸居
亡何安人姊卒翁君生父亦旋卒公身安人絕憐
愛之不復謀身嗣矣安人明惠端莊家政井井
弁姑如姊居終日無閒語歲時問勞奉粟脯脩之

節必備尤孝于父母佐夫子營舅姑喪哀傷毀瘠
里人至今稱之天啓丙寅芳菴公捐館舍翁君季
十有一齡矣族人旬旬持異議者兩月安人以公
遺命爇于廟曰先君以是子也材俾承宗祀諸伯
將奈何棄之且衆口紛紜以有不腆之廬在也未
止人將避而聽命不則顛以夾當之于是族人之
議解皆再拜曰如先君約然卒取公田產中分之
安人所有者五之一耳孫生繩百公之贄僭其嬪
乃媵出也析箸之日安人復剖其半畀之家益罔

督課翁君乃益急績麻紉絲購書以資者覽翁君
每從師友講論安人從屏間聽之稍進為一加也
著否則危詞誚讓母子抱杖而泣閱十季翁君補
博士弟子員安人蹶然色喜曰嗟乎吾乃可下見
吾姊及汝父矣祭菜畢躬率翁君遍拜先壟親踈
隆殺成禮而退道旁觀者無識不識皆曰彼青衿
者非七日兒耶翁氏可謂有後矣公生于嘉靖乙
卯月 日卒于天啓丙寅 月 日享季 十
有 安人生于 年 月 日卒于 年

月 日享年 十有 今以順治十年 月 日
合葬于 之原于 一人長庸順治丁亥科進士
任戶部山東司主事女一人遣諸生孫 初公
過衛者王生筮之曰君年九十有五當拜官于朝
及今

皇帝覃恩之年則公之墓木拱矣然推其年數卒
如術者言嗚呼余覽翁君所自為狀其述敘公弃
安人撫摩教誨之恩傷心哉可為歎息累歎者已
夫為人後者有之矣或以受子入嗣或身沒而宗

今其立之不肖者乃至陌路其親甚有蕩覆其墓
業者君子以為猶餒也夫當芳菴公之撤琴瑟翁
君幸而立者僅矣使安人非有所需恐利田宅以
弄宗人齟齬則其子必不能立有如以一覽子程
而奉公後棄公之命亦未必其饗之也安人鞠翼
兒于穰祿卒能捐小就大匱勉之使成進士生者
五者庶幾皆可以無憾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際何必孺毛雖裏我除弄翁君為同季生又嘗同
官牙版曹故不辭而書之以見若之為子弄守他

人之為後者，而安久之，所以教其子，雖古賢母無
以加也。刊表于石，以示鄉人，兼使翁之子孫有所
感焉。

讀范恭惠公傳題辭

南安東郭五里有碑曰恭惠范公之墓石高三尺
跌在草間余每過之未嘗不馮軼起敬也已而公
之曾孫昌國以褐衣見與之語頎然長者也一日
出公傳讀之乃知為文正公之苗裔焉公以天姿
夙慧弱冠登朝數歷中外數十餘年雖取夫孺子
莫不愛而慕之至所稱送彬構讒武宗怒而逮公
于詔獄廷論喧聞友口訟寃送彬遣人籍之僅得
一黑板書篋于是上疑始釋為任有加至于功辭

賜第尤徵明括然考之先朝遺事率多不載余嘗
歎明史寡窠闕夫如此等之湮鬱而不傳者豈少
也哉夫文正公以臯伊之才蒙仁宗不諱之朝老
臣相得可為極盛然黨議一起而天章閣之條畫
盡歸寢格甚且有目之以為謗者則甚矣大臣立
朝之難也當武廟之際誠乾坤剝蝕之會也權移
闕寺禍烈恭顯佞倣竊威虐過韓董公以孤陽特
立百煉弥剛向非靖修介性感格天心何以起人
主之敬憚塞羣小之睚睨哉他如平建昌之巨寇

畏江南之私役庶幾乎鄙延青森之遺澤洵足以
匹休先烈克繩祖武者其餘小子生不遠公之世
雖未能如石守道為慶曆盛德之詩以歌咏其美
而式公之墓見公之子孫高山仰止竊有幸焉昌
國老矣每有弓裘零落之憂余勉之曰公侯之子
孫必復其世子其慎守黑籠未必不重于王氏之
青箱而寶于鄭公之遺笏也昌國再拜曰諾遂書
以贈之

題王西樵書金剛諸品終卷

辛丑冬予以族下告密檻車徵諸

北闕有詔付諸司收頌繫廡下者二年

天子廉其無罪因泔復為先人時西樵至自中州

弃余相持大慟居三何竟用舉子試卷徵背待直

爽鳩外署子弃二三同人往省西樵方從頰垣破

屋中寫金剛普門諸經蕭然一苦行頭陀也今率

秋舟次廣陵令弟貽上出以示余裝潢精潔華法

端嚴焚香盥誦心魂肅穆嗟乎子弃西樵先後同

官其下吏也亦以糠粃居前當其寢叱殺繆衽席
銀鍤甲士宣齟法曹周內閭闔既遙呼號靡路惟
有歸懺前曰宣揚佛號今雖催而得免乎一追憶
焉不啻驚濤澎湃枕似蛟而將乳贊之鬚也西樵
本淨名居士現為慧業文人齷墜備羅小劫會當
揭日月而出矣雖然鐵圍劍樹瞬息清涼富貴榮
名有同沓影惟吾兩人方當了悟大事因緣不煩
轉念西樵額力既堅其待我于徂徠長白之間乎

題葉元禮詩刻後

乙酉夏余避兵洛湖葉仲韶年伯實主之時瓊章
諸媛各仙去而星期兄弟肩隨競爽乳者抱三歲
兒眉目如畫先生喜嘗校余抱置膝上即今文孫
元禮也別十有六年余久守越東則先生已捐館
舍諸郎賢而早夭獨星期在耳元禮年弱冠已掉
蕪詞壇瑤環瑜珥望而知為謝家玉樹也居正何
余有牢脩朱並之獄懂而不及比再到西陵元禮
孳舟相問勞泣數行下自言不見售于有司家日

貧而皇期亦糊其口于四方問曩所居停園林池館之勝恣蕩為煙墟草莽矣嗚呼余一人之身十餘年之內親見其祖子孫三世存三盛衰已不勝感而况乎老逢多難堂構幾隳僂仰之間又足悲也元禮詩益工篇帙亦益富今茲數首特懸圖之片壁耳讀其詩知其人矣

顯林鐵崖馬伽沙畫卷

予覽唐書至殺吐蕃降人悉怛謀于維州境上而
歎牛僧孺謀國之未臧也李德裕上書陳便宜朝
堂咸以為是而僧孺褊心縲戾矯行其議以數百
人頭願快私怨于眉睫之間其心已足誅矣而黨
禍因之夫起遂身唐祚相終始嗚呼宰相之不可
偏執意見也如此况邊吏乎林公鐵崖守瓊州時
有馮伽沙國人賈舶抵朱崖界上者主帥利其重
貨將執而裁之公曰吾以書生釋褐

朝廷超拜為副使持節東南萬里海外固欲其來
遠人綏荒服也攘功挑釁洞環死不敢為帥銜之
然究無以奪公聽賈人歸國國王德公甚以其國
中所畫漁牧圖二紙附賈舶貽公居無何公竟坐
議屯田為主帥論劾罷官罪且不測其實由前議
賈禍陰鋤去之也吾葦海南諸國多文犀玳瑁明
珠犬貝龜筒翠羽之屬何不以為公酌而獨以方
寸赫號報數十百人垂死之命蓋公之清劄難犯
變方君長猶知之然幸而不以文犀玳瑁為公鼎

不然者意苾之謗其不為玉卽口實者幾何哉昔
文潞公致政居洛陽而羨長溫谿心以文馬一疋
為獻朝廷許之今觀此卷其情事正相埒而惜乎
公以婁直迕絳灌瑣尾顛躓老而為客于西湖卽
此畫亦在質子肆中曾不直糴米一官斛也藉令
更數季後有能訟甘陳之寃者而公之膂力日就
衰

朝廷不得收其精明悍鷲之用矣掩卷歎息思古
人轆轤阨塞如公類者何可勝數畫不足道也

題沈無回畫扇

無回先生有孫曰蔡若丘詩歌古文書法之妙尤
得晉人三昧家貧無以為養因治京焦家言下簾
卜肆言禍福無不奇中者余客居近在畦步樂阜
晨夕精談易理王輔嗣不如也三畫扇時先生晚
年筆也淵深澹蕩出乎丹青蹊徑之外因思去通
人奇士莫不兼長藝事者益其骨中自有丘壑故
位置高妙乃爾蔡若兩世宦游不免索若平賣卜
錢清白吏子孫所貽僅此筆裏較之王氏青蓮尤

為長物也寶之寶之

祁止祥書帖後

昔予弱冠從先大夫宦遊京師董文敏公為大宗伯年八十矣丰神散朗矍鑠如壯盛時間一過漫談笑終日始去雅喜為先人作書余嘗儲吳綾宣德紙伺先生至輒慙息先大夫求之揮毫泼墨甚樂也惜乎童穉之年勿知貴愛中更喪亂遂無什一存者及余成進士始得師事王文安公公于後進最愛余亦雅喜為余作書其論前人書法甚精獨于文敏有取焉二公及士大夫擅臨池者頗少

惟山陰祁止祥為得文敏公筆法今觀伍君士長
所刻寶彝堂帖矩矱井然猶有晉人風度人但知
君繪事之妙而不知其兼長絕藝有如此班固有
言世人徒見揚子雲狀貌祿位不及中人故其法
言不傳今君名爵雖不逮二公然當世有伍君者
能薦好而傳之是亦羊欣之于子敬也此帖出當
昇兩文公相為鼎足君老矣當及今矚鑠時廣書
數十百本流布人間勿使他年求其片蹠隻字無
青李來禽斷缺不可讀也

擁劍

海濱有介蟲焉狀如螻蛄八足二螯惟右螯獨年
長二寸許潮退行沮如中葦人聲弗避堅足螯以
待若禦敵者然土人取而烹之螯雖熟不僵也嗚
呼螻蛄奮臂以當車轍漆園吏固笑之矣彼夫恃
其區區之才非力往逞殺身而不悟者多矣之二
蟲何知焉吾于是乎有感

烏鰂

烏鰂生海中形如鰲而差小無鱗鰲肉鬚遠卷以
代厥足脊中有骨塊然筋起色瑩質輕刮之如玉
屑豎方本草所謂海鰂鮓也肉在骨外色正白無
血鱠以為羹身象箸無別口有涎著水便黑春夏
之交游于海澨其羣以萬數北人則萬口噴味海
水為之墨數里漁人逐墨下網盡其族而穢焉嗚
呼世之貪財黷貨顧反自以為廉而卒以殞滅者
墨為之累也或曰是古墨吏所化亦未可知吾于

是乎有感

懸子

海中小蟲如蟹大不及一戎蘇出入潮汐濤浪中
惟夜無所栖焉蛤之為物不能行方寸而且善餓
是蟲得食而飽以其餘飼蛤蛤利其能哺我也至
暮則張殼納之是蟲以為澤華堂廣廈酣寢無憂
故樂為盡力質明而出日凡數飼如人之納儼屋
錢也漁人取蛤在夜半潮退時蟲睡未醒而蛤已
爛蓋底其剖之中有一小蠚間有空其二三乃其
最動而蚤出者度其歸必曰主人遷居得勿厭我

去乎蟲于方書無正名土人呼為慙子嗚呼假館
者則誠愚矣而與客者可不知所慎哉吾于是乎
有感

祭杜少陵草堂文

嗚呼文軍有神交有道斯言也蓋先生贈蘇端之
詩故今身古其交感雖百世而相知諒精誠之不
隔亦何必于同時昔天寶之喪亂公不免乎流離
謁天子於行在橫流涕而陳詞辭闕庭而再拜携
八口之累將避兵于白帝悵中道之逶迤歷間
關以至同谷樂此邦風土而懷之闢草堂于鳳凰
山麓飢寒至並日而不炊托長鏡以為命拾橡栗
以代糜公安之其若素登山臨水以自怡至于今

先生往矣讀北征之賦與七歌之篇者猶令人歎
虛攬托而深悲嗚呼墨突不黔孔車載脂古聖賢
之遭遇遑往偏值乎嶮巖我所憾者天既賦公以
稷契之才不使之一日立朝廷之上而窮愁播越
終其身老道路以淒其狀先生不逢乎困阨又安
能使文章炳爛與日星雲漢而昭垂某海隅之豎
子奉喆匠以為師偶省風于下邑敬酌酒於荒祠
撫寒流以淅淅悵衰草之離離一逝音徽幸遺趾宛
風流其在茲爰周咨于茂宰將再築夫堂基庶以

永虞桑之社稷而慰邦人伏臘之哀思我知先生
之騰懷舊游也必且翩翩來止而無俟招魂於沅
花溪水之湄

祭忠愍楊林山先生文

嗚呼玉之堅也易毀蘭之馥也恒焚惟浩然之正
薰亘終古而常存况論定於百有餘季之浚舍人
彌仰止乎清芬昔賊嵩之柄政蹇日月之為昏外
有逆鸞之跋扈舉朝咸脂胸而不敢言先生首擢
其兇熾排闥闔而叩九閭天子怒而下分於理旋
予杖於午門遂投荒於此地禦魑魅兮惟君之恩
肅講壇于嶽麓肆生徒之孔繁必臯比而授易學
者始知夫道德之淵源及賜環而歸關公感歎其

彌穀借尚方而斬佞同恤乎齒碎而身燔所可恨者張禹之頭未懸萇弘之血先寢嗚呼噫嘻先生之忠比於喬固之烈而先生之猶甚於汜羅之寃至於今嵩耶鸞耶既弄腐草而俱化而先生之精忠大節炎炎乎如旭日之初暎其等本款啓之賢儒謬承之于塞垣溯徽音於既往如培塿之望崑崙嶮使先生而或在顛隨杖履而執橐鞬過趙然之臺畔每歎歐感歎而聲吞撫清流于渭曲薦南澗之蒨繁誰克弁先生為配前夷齊而後屈原顏子

成之聽戒騰八極以招魂靈翩翩其來止乘赤豹
并文龜真瞻懷乎茲土庶幾乎懦立而薄敷

為秦州地震歷歿士民懺佛文

伏以上帝好生薄示貴災之罰下民多虞難避陪
勅之殃地坼陵遷憚黃輿之載震灰飛電滅哀亦
予之無辜敬投五體于空王冀拯群迷於孽海惟
茲天水是號神皋閭闔仍板屋之風士女習車轄
之舊頻經兵革飽虐燬于豺狼栖息山焚寄危巢
于鳥鼠歷觀前誌間逢地震之災何意今茲遂爾
躬逢其厄疠疾需于屋壁五丁之怒何救鞭犴獸
于川原四甲之期未已驅秦王之鐸夜半山移成

漢苑之灰地中血湧嗟我黔首珪璋同瓦礫俱消
愴矣黃埃蕭艾并芝蘭共盡或荒率弟袂抱骸陶
復之中或兒在穰懷碎首懸崖之下逢舊交于泉
路曰族黨曰鄉閭驚訝其不約而來錄新鬼于冥
官非疾病非刀兵亦怪其無因而至雖三生石畔
當由既往之愆尤而九品蓮中自動如來之悲憫
某等忝居長吏矜此下民匪降割之自天萌茅有
漸實平張之由已修省無從撫城郭以警心壘丘
墟而流涕招魂廣漠恨無西域之香掩路荒原化

作南柯之蟻敬集高流于靜域宣揚妙旨于幽塗
燦燦天花香滿三千世界罪罪法雨潤流億劫恒
沙伏願慈航普濟慧炬常明接引諸魂永拔鐵圍
之苦護持茲土重逢玉燭之調謹疏

祭秦州山川社稷文

其以菲德欽承簡命來准秦州風夜戰慄常恐獲
處於上下神祇厚六月丁卯地震天水城復于隍
岸夷為谷阜陵易位壁走雷霆哀我黔黎化為壤
土半畢命于跪垣多填骸于陶穴二三子遺靡室
靡家飄搖風雨之中坐臥犬豕之側歲云秋矣震
撼未寧難堪上帝之心算必斯民之命考之傳記
自古迄今未有逢天殫怒若斯之甚者也夫災變
之興皆由人名方今

天子聖明百神咸若而土失其性惟成紀為烈良
由文武將吏在茲土者奉職無狀或刑罰失入而
獄有寃民或掎赴在位而里盈怨氣或法令煩苛
而人嗟束溼或牲牲弗備而黍稷不蠲有一於斯
皆足動天威致災稷然譴責之加宜在下官元元
何辜罹此凶害夫上帝高居鑒觀下土通德達情
惟爾有神是賴而聽其他崩墜覆真之救恤毋乃
以民為懟而放帝命乎今率官僚百姓聽命于神
其以秦民被創之痛敢奏于天庶幾哀而赦之罔

有浚艱俾無夭札疫癘之疾水旱兵革之菑神之
靈也民之幸也倘此邦之民猶有餘孽亦惟一二
守土之吏當之某等無所逃罪神其許我敬奉爰
盛以從

秦州祈雨文

天火方中正切，籜車之望，密雲不雨，忽深禾稼之
憂，念小民頻遭災，迫賴秋廩以糊口，惟下甄忝居
司牧，逢旱既以驚心，蓋歲不登，必至於無民，蚩蚩
何辜，而神之怒，不如移之吏，默默難欺，敬滌壇壝，
震陳圭璧，效桑林之剪爪，身代犧牲，慨葑畷之瞻
星，詩譔雲漢，伏祈蚤沛祥霖，立施甘澍，命靈靈以
蹕路，清墨蜮之氛，召屏翳使前驅，及黃梅之候，我
黍稷慰田峻于三秋，于豆于登，報神功以百體。

謹告

又

屬以天氣亢暘躬率吏民聽命于神明者三日于
茲矣羲輪焦灼草木將枯時起陰雲迅風立卷哀
我黎庶奔走狂惑無所歸怨咸嘖嘖以為某等德
薄未足昭格于上下神祇某等忸怩顏厚實無辭
以對但念

朝廷設官各有攸職神之受命

上帝亦莫不然假如某之部內有吏治不舉為民大

戚者輕則臆漸重則奏葦反是者謂之黷職今奏
民倒懸以望神勝而默焉非答巫祝絲然以從事
毋乃神之力不能得之于帝而不終惠此一方民
歟將冥漠之內亦有所簿書期會必待其報可如州
之於郡郡之于臺耶抑二三下吏果有積譽深戾
為神所怒憫而實應且憎以移禍于民耶其今旅
鼓以城騶從再拜稽首以邀神慈且與神約曰三
日為期惠我甘雨過此是無歲也無歲是無民也
豈賢惟神之差雖

計帝其怒之哉神其圖之其等鶴其以爲

又

惟神靈之赫奕實民命之攸司凡蒸黎之疾苦并
下史焉共之屬驕陽之愆令氓失望于耘耔爰精
禋以露禱矢三日以爲期詎旱魃之拒命煽虐焰
而布狂飈日杲杲而愈赤黍禾仆地而將萎哀下
民之無罪實目擊其顛危倘天心之降割勢不免
于流離雖雨珠而雨玉亦何救于垂及之乾倪某
等愧省躬之無術致靈貺之凝遼所自艾者愆尤

之有萬狀而所可信者神則之終不我欺敬東身
以殿服剪爪鬣而陳詞益為億萬人而請命故不
神乎再三恐竇信于神祇

題杜子美秦州流寓詩石刻跋

杜少陵以天寶之亂避地秦州後乃遷居同谷渡嘉陵而赴成都焉當其間關瑣尾妻子流離拾橡粟以自充託長鏡而為命可謂窮矣顧其詩乃逾益工格亦逾益變今所傳秦州雜詩及同谷七歌數十篇憂昔惘亂感物懷君怨不沙誅哀不傷激殆颯颯乎小雅離騷之遺矣余小子備官天水拜先生之祠宇而新之嘗兩登成州之鳳凰臺其下有飛龍峽先生之草堂在焉摩峰刺天怒濤飛雪

酌酒臨流未嘗不慨然想見其為人皋蘭張生長于鈞募之技因取先生流寓諸詩集古人書法勤之石刻成為文一通以告于先生之祠嗚呼先生之詩雖童子能誦習之而余獨區區于此者其意何居夫隴山以西天下之僻壤也山川荒陬冠蓋罕臻薦紳之士自非官于其地者莫不信宿而去驅其車惟恐不速自先生客秦以來而浚風俗景物每每見稱于篇什今世之相共又于有餘祀矣也經婁震陵不遠遊詩所載隴山宮南郭寺東柯

益井之地秦父老猶能言之及問以西枝峩峩石
龕鉄堂諸勝槩則茫然不能舉其處蓋其剝削磨
滅于荆榛也久矣爰構一亭列石于其壁庶使後
人之來此者按籍而知遺跡之所在即不必來此
而西州風土一展卷而如在從池二隴間猶之讀
秦風而覽車轄板屋之章寧僅懷古臥遊之助云
爾哉是區々之意也夫

且閒堂記 代毛聖臨方伯

予以壬寅之春退而閒居得隙地于所居之巷南
廣袤纒百餘武構堂三楹為偃息之所復為周廡
若干間以翌之堂既成客有過而問予者曰今人
為州邑長歸而出橐中裝治亭館鉅棟飛甍雕墻
靚室方池圓沼高亭庫榭侈者跨阡陌約者亦十
餘畝今吾子之為堂也地不滿十笏無登高眺遠
之致弄夫幽廊曲檻名葩竒卉可以供賓客之流
連者而子方詡詡然自以為得亦將有說乎余曰

唯唯夫園沼之樂所以適吾躬也而人之為之者則甚勞朝度一石焉夕而易其處東植一樹焉厥而移之于西植一之植蒞蘭之葦水華鴉鵲陸網麋麇產非其地耳自是娛雖千萬里猶將輦致而舟載之間有求而弗得舟夫既得而夫且成者感戚焉若抱疾疾而負重憾是殆以其身為物所役而未嘗自適其適者也自我觀之其弄夏畦何異余嘗備員江湖之間天下佳山水處也治城之樓閣湖上之漚船非不麗也然而簿書之鞅掌手板

之磬折樽壘未舉而上官檄至蕭管方陳而責倨
剴臨驚濤駭浪無日不然有非太行孟門所得而
喻其險者焉今以

聖朝之賜得返初服不腆敝廬足以祛寒暑濁醪
盈缶雅琴橫壁身二三昆弟親友投壺對局解冠
脫屣往往主辭而客適罷送而不迎也審如昇亦
可樂而終老矣昔人有泛舟三峽者寄命危橋舟
蛟鼉爭畧刻之息心悸目矐邛然震恐雖有崩端
絕嶂險怪幽深之狀惕惕無暇以觀及其登陸而

喜安處于茅茨之下雖午晝夢寢尚以為在墮塘
澗頽間也然則余之樂有此堂者夫豈易易也哉
客曰善相弁飲酒而落之曰以且閉名吾堂焉

雪寃紀夢

禮縣龍潭寺民張應才素封之家也一日有六盜
五十餘人探甲躍馬晝入其廬應才匿複壁中賊
執其妻加炮烙焉應才度不免出謂賊曰老農妻
諸君無怨舍我妻我當告汝藏金之處賊從之以
刃夾應才掘地得白銀十餘錠賊疑其藏之多也
縛應才于組燒錘烙其兩腋肉焦而肝露焉應才
不勝痛恙發其窖金弄賊他財物驢馬畧盡衆中
一賊曰主人翁良苦度汝終不可活速殺之

汝德以刀斷其喉而太蓋甲午十二月十七日事也縣令以聳余上其狀于憲府時有入川之兵屯城下者月餘勢張甚余竊臆有奸人導之而為此也正月六日兵大譁余露宿城垣漏三鼓夢至一大解若將駕而出者見一人橫臥階下血模糊潰首聲嗚嗚如有訴也余詰之曰殺汝者為誰即應曰殺我者王和馬也如是者再余許為雪冤其人哭而太遂驚寤以告察吏輩曰是必有驗居久之有壯敏者來告應才之家曰靜寧州新獲鉅盜十

餘輩似帶劫顯家者盡往質厥成焉應才之子鳴
於官官為移牒會以他事非果行諸賊以賊証無
據為解當事者釋不問今季五月有越人之貨于
秦安境內者鄉民奮臂奔賊戰陣斬四人其二逸
其一就禽曰馬有來靜寧人也問逸者名則曰其
族有馬朋友者一名馬旦旦余移檄該州該州縣
曰已是人也未幾應才之子乞余文于平涼巡道
求所為巨盜十餘輩者楊曙函以計誘諸賊俾之
就訊于余路當過秦安也縣令閱其籍皆姓馬旦

有旦旦名呼有來而問曰若所云馬旦旦者狀貌
奚若荅曰其人口吃而大眼率可三十許縣令曰
信矣遂出有來示之有來曰是即我同盜免脫之
馬明友也爾今亦來此乎縣令馳騎以告余訊之
期期不肯服加刑焉然後無辭然龍潭寺一案則
疑而未明也余授意秦州姜守一鞠而具得其殺
應才之狀弄夫分財之多寡銖銖無爽焉中有一
賊曰馬加有者意氣揚揚自若曰嗟乎吾小人罪
固應死然當主人被創時展轉而祈死余不忍其

聲之痛也斷其喉使速斃焉嗟乎嗟乎心之慈者
莫戒若也而亦不免豈非天乎左右聿之莫不頌
盧而笑及問以甲冑弓馬於何而辨則曰王老虎
降丁居秦安者以十五騎結隊而行其人不盡王
氏也而馮姓之擒且弑者已十有五人乃知夢中
之語益從其衆者而言之也嗚呼異哉余嘗讀史
至王妣聿繫亭女子之訴而亭長以伏其辜愴然
有愆于鬼神之事焉夫應才之寃可謂奇矣乃能
見其精魂籲余于夢寢之間今其斷肢絕脰慘慘

在日而元惡大慙崇朝而就繫且晚駢首黨街亦
可以雪夜臺之餘恨矣爰書既成目為之紀以見
天道之昭灼如此而百爾君子有理寃執法之責
者皆宜究心焉